

热点透视

11岁“裸跑弟”大专毕业、郑渊洁为儿子家中开私塾、孙楠迁居让女儿专攻国学……

花式“教育实验”击中了谁的焦虑

■本报记者 张鹏

3岁雪地裸跑,4岁独自驾驶帆船出海,5岁开飞机,6岁写自传,7岁徒步穿越罗布泊,9岁小学毕业……在“鹰爸”何烈烈的教育规划下,儿子何宜德实现了“暴风成长”。近日,年仅11岁的“裸跑弟”何宜德用两年多时间自学完成专科学习,通过18门考试,成为史上最年幼的“大专生”,让这对父子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前有“虎妈”,后有“鹰爸”,记者粗略盘点,不走寻常路,敢于尝试各种“教育实验”的家长并非个案。广为人知的事情就有:歌星孙楠举家从北京搬到徐州,让女儿入读全日制培训机构学习国学;童话作家郑渊洁自编教材和课程,让儿子在家自学成才……

一路走来,这些父母和孩子在赢得更多社会关注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和质疑。与统一规范、循序渐进的学校教育相比,这种因材施教的“花式教育”是否更适合孩子成长?“虎妈”“鹰爸”式的成功教育,真的是社会所期待的教育成功吗?

“定制教育”,真能弥补学校教育的完美吗

2012年除夕,美国纽约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只穿着短裤的三岁男孩在雪地里奔跑。他一路蜷缩着身体,流着眼泪对正在拍摄的父亲说,“爸爸你叫妈妈过来”。这段在网上引发极大争议的视频,让何烈烈赢得了“鹰爸”的称号。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教师出身的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极限教育”。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教育初衷:儿子出生不足4斤,因早产患有多种重大疾病并发症,一度被医生诊断为“疑似脑瘫”。为了让孩子通过锻炼获得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他用自己的方法让孩子“吃苦”。

对此,不少父母表示“鹰爸”勇气可嘉,但对“裸跑弟”心怀怜悯:“这个爸爸的教育方式有点残酷,童年就要做童年该做的事,拔苗助长会让孩子失去更多。”“对孩子的培养各有千秋,如果让我选择,会和大多数人一样,期待孩子快乐成长,不急不躁地享受生活,努力做自己。”

当然,也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在不影响成长和生活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也无可厚非”。“学校教育不尽完美,鹰爸的做法也没



《飞天梦》

天星绘

什么不好……”

在美国,约有200万户家庭选择在家上学。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家长选择了个性化的教学方式。他们大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不适合在课堂上按部就班地学习,于是各自开启了因材施教的民间“教育实验”。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教育方式更像是一场“对比实验”。儿子郑亚旗小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在家接受私塾式“定制教育”;郑渊洁为儿子自编了教材,家中的一个房间被改成了教室,家里挂着国旗,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而女儿郑亚飞则通过学校教育成了超级学霸。

个性教育,尊重“孩子个性”还是迎合“父母期待”

“应试教育脱离现实,学非所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有很多内容是儿子在走向企业家的道路上用不到的,而自考的课程设置很专业,更契合。”谈及教育理念,“鹰爸”何烈胜如是说。

与传统教育相比,父母为孩子设计的个性化教育真的更适合孩子成长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不同人对教育的理解不同,实行教育的具体方式也各不相同。尊重教育的多样性固然可贵,但越是

选择非常规教育,越是要慎重考量其教育的科学性。

值得玩味的是,看到儿子的成长,让郑渊洁深感在家教育的可行性。他也曾想把这套教育方式实行到女儿身上,可女儿对学校教育“情有独钟”,坚持要上学。最终,女儿不仅完成了学校教育,还被美国六所知名大学同时录取。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相关要求,孩子在家自学并不受法律保护。”储朝晖说,教育应该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如果父母一味要求孩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特定知识的学习上,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成长,实则是一种拔苗助长。

也有专家表示,选择在家进行个性化教育也需要有前提。比如,美国各州要求选择子女在家上学的父母必须双方或者一方有教师资格,在家上学的孩子也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各州教育委员会将对在家上学的课程质量进行评估,达不到要求的,孩子必须回到学校上课。

在上海市长宁区绿苑小区小学校长王晶看来,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守住“成长规律”这一底线。无论采取怎样的培养方式,都应该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绝不能把家长功利的教育观强加到孩子身上,否则就不值得倡导,更不值得效仿。

11岁大专毕业,算是教育的成功吗

“未来,我要当一名企业家,现在要为此目标做准备。”被按下“人生快进键”的何宜德笃定地讲述着爸爸为自己描绘的成才目标。为此,“鹰爸”请来私人教师给何宜德辅导《消费心理学》《企业管理概论》《商务交流》等大学课程。下一步,“鹰爸”打算让儿子拿下本科和MBA文凭。何宜德喃喃自语:“爸爸说14岁后就不再管我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听闻何宜德的“成功”,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似乎动了心思想要效仿。只是,11岁大专毕业,算是教育的成功吗?对于漫长人生来说,“裸跑弟”真的是起跑线上的赢家吗?

上海市江宁学校政教主任、中学高级教师谭坚琦也曾教过一位“少年神童”,因为成绩太过优异,孩子在小学、初中连续跳级,14岁就考取了知名高校。“但我知道他并不快乐,没有同伴。”令谭坚琦印象深刻的是,每到下课,这位“神童”都会悄悄跑回小学班级门口来回张望。事后才知道,只有这个小学班级的两名同学,把他真正当朋友。“每每说到朋友,孩子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这是考试得100分也换不开的快乐和幸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教育不只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要给孩子完整的教育体验,对于基础教育尤其如此。通过自考快速获得大专、本科文凭,这样的教育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速成,走捷径本身就透露着满满的焦虑和功利。

王晶也说,孩子成功与否从来不是单一地以学历为标准,也许知识灌输能够提速完成,但心理发育和社会适应无法跨越式发展。

面对记者,被贴上“成功”标签的何宜德说:“如果人生没有学习的话,我喜欢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有学习,那都差不多。以前,我很不喜欢爸爸的教育方式,不太理解;现在适应了这种节奏,我觉得也挺好的,接受了这种方式。”

网络上,一位家长的留言或许值得更多人思考:“人的一生有几部分,幼儿时的天真,童年时的乐趣,学生时代的努力,工作生活的艰辛,晚年时候的满足,这些都是和年龄一齐并走的,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作为家长适当逼一下孩子的德智体确实可以,但没必要过分地让他用一半的人生去过完整个人生。”

文化视点

网络热播剧《庆余年》是不是科幻片的讨论冲上热搜,业界专家表示——

科幻不止一种打开方式,刷新“定势”才能成功“出圈”

■本报记者 沈滢莎

近日,《庆余年》居然是科幻片”的讨论冲上热搜。这部从开播就被打上了科幻标签的网络热播剧,直到真正打上了狙击枪、机器人和冰河时代,观众们才发现“编剧诚不欺我,这居然真是一部科幻片”。不过也有人并不这么认为,“难道中国传统故事裹上一层硬科技的外衣,就能称之为科幻?”

其实,要回答《庆余年》究竟算不算科幻片,并不容易也没必要。因为科幻小说的定义有上百种,按照不同的概念它就处于“是与不是”的薛定谔状态。不过,这条上热搜的梗却让饱受“流量”之苦的科幻作家眼前一亮:借助中国观众熟悉的古装、玄幻等元素,“小冰河期”“人工智能”等科幻概念更容易走红。

这波讨论也再次证明,科幻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想要成功“出圈”,既需要创作者丰富手法,也需要读者、观众刷新对科幻的刻板定义。

有爆款但缺乏流量,科幻小说“破壁”需要更多借力

“科幻小说的春天还没有来。”军事科幻小说家达世新说。不久前,他创作完成的长篇科幻小说《玄机无界》付梓,无人机、创客、信息战、脑机融合……书中的各个“脑洞”都是当下“爆款”,可是书的讨论度却不高。

达世新遇到的问题可能是除刘慈欣之外的国内科幻小说家们共同的烦恼。有线上电商平台分析了过去一年的读者购买数据发现,刘慈欣作品以高达近九成的比例,遥遥领先其他国内原创科幻小说的销量。所谓“春天”,应该是百花齐放景象,需要有一大批作品被读者认可,显然,科幻小说的“流量”还远远不够。

在科幻文学市场,刘慈欣或许只是个特例。上海浦东新区科幻协会会长顾晔表示,靠卖小说卖出了国民热度,这在科幻圈内实属罕见。事实上,一部科幻小说能卖出10万册,已经算是现象级作品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科幻作品,无论是《海底两万里》还是《星球大战》,都是借助影视的力量,才从纸面跃升到公众的口耳相传中。

事实上,不少案例都证明,科幻小说“破壁”需要更多“借力”。刘慈欣曾坦言,英国科



不少案例都证明,科幻小说“破壁”需要更多“借力”。眼下,许多原创科幻产品从多方面作了尝试,比如,今年推出的原创科幻动画《灵笼》概念片(上图)及现象级手游《明日方舟》(右图)都火得令人意外。(均为海报)

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两部小说——《2001漫游太空》与《与拉玛相会》,确立了他的科幻理念。前者被搬上了银幕,至今仍是许多人口中位于科幻片榜首的“神作”,而知晓后者的人却寥寥无几。

若只描写“明天的现实”,科幻将不可避免走向衰弱

究竟什么是科幻?学界似乎从来没有有一个准确定义。刘慈欣曾总结过两种科幻理念:一种是预言未来某种会实现的大机器,一种则是创造一个想象的事物或世界,他认为后者才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最好它永远不要实现,因为一旦实现,它的魅力就减小了。”刘慈欣说。

即使在中国的科幻作家圈内,刘慈欣和韩松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幻方向——刘慈欣的作品是浪漫的、残酷的宇宙歌剧,韩松的笔触则于日常中不动声色地关注社会人性。在获得首届中国科幻读者选择奖(“引力奖”)的作品《驱魔》中,韩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艘载满老年男病人的巨大医院船上

的故事。在书中,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大刘作品中那种充满想象力的科技爆炸,取而代之的是现实感十足的看病过程。只是对于这一类科幻,中国读者仍缺乏认可度。

“描写‘明天的现实’的科幻文体正不可避免走向衰弱,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未来是在昨天晚上来到的’,科幻就在身边,想象马上就能变成现实,如果你把科幻看成一个想象中的‘平行世界’,那么科幻的笔触将无处不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

事实上,《庆余年》中表现的地球“重启”后,后人再一次发现人类文明遗迹的世界观,曾被许多科幻作品反复描写。科学史学者江晓原认为,这可以算是科幻的样式。

科幻作品正以多种形态“杀”入市场,四处“发芽”

科幻小说家王晋康坦言,科幻小说不是精英文学,科幻小说家是为书迷服务的,关键是要吸引人。眼下,许多原创科幻产品从多方面作了尝试。

今年7月,艺画天开推出原创科幻动画《灵笼》概念片,一经发布就蹿上热搜,4小时播放量达到1800万,150万人确定追番,迄今为止7集影片创造了8000多万次的播放量。

今年的现象级手游《明日方舟》同样火得令人意外。这是一个全新IP,却依靠出色的人物绘画和颇具未来感的世界观设定,首月便吸引了500万下载量,如今已经进军美国、韩国和日本市场。

甚至有剧团也瞄准了科幻这一题材。上周末,1959年首次出版、曾获星云奖的科幻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被改编成音乐剧搬上中国舞台,受到市场热捧。

为了获得更大的传播效果,不少科幻作家正在筹备其作品的影视化。王晋康透露,他的《寻找中国龙》正在制作动画,《追杀K星人》也在拍网剧。达世新的下一部作品,则是一部描写量子世界的电影。

动画、电影、舞台剧、主题乐园……不难发现,借助新的传播形式,科幻题材正跳出纸面与更多公众对话,这不仅丰富了科幻文学的形态,也让科幻走出高冷,更加贴近市场。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提出,要把保障改善民生与释放内需潜力紧密结合。民生既是发展落脚点,也是重要增长点;既是事业,也是产业;既要保基本,也要促优质。这对于推进长三角养老产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我们对长三角三省一市“养老市场”的调研,无论是市场化运作的养老产业,还是公益性的养老事业,总体上发展都比较好。其中,养老产业在长三角养老市场中已占半壁江山,各类资金和各类主体参与,已经进入品牌化、园区化、项目化运作。

养老产业也称银发产业、银色产业、老龄产业,是指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总和,是由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而推动形成的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分类中细化延伸的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养老产业与养老事业的差别在于:享有对象和价格形成不同,提供养老产品和服务的目的、范围及监管方式不同。从实践看,养老产业的消费对象比养老事业的消费对象广泛得多。除了达到退休年龄中的老年人外,还包括为养老作准备或有所考虑的准老年人。当前,我国准老年人一般可界定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下和50岁左右年龄的人群;活力老人,可界定在74周岁以下法定退休以上年龄的老年人群;照护老人,可界定在74周岁以上临终前年龄的老年人群。

养老产业包括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两大块内容,涵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中包括种菜、种花、种树,养鸡、养鸭、养鱼等;第二产业中包括老年食品、老年医药、老年保健品、老年化妆品、老年医疗设备、老年用品、老年设施建设等;第三产业中的老年服务业,包括产品商业营销、交通出行、信息通讯、金融、文化娱乐、生活照料、教育、旅游、医疗康复、咨询等。

老人选择异地养老的原因,一是气候条件。例如,每年冬天我国北方有几十万人到气候比较温暖的三亚生活。二是环境条件。主要指水土及由此产生的食物。例如,上海许多老人到浙江养老,主要是基于浙江的绿水青山。三是养老成本。我国神农架小镇,每年夏天均有许多武汉的老人到那里居住,每天每个老人连吃带住只需60元人民币。影响老人跨空间选择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变化。一般老人在75岁左右会产生回归原家庭居住地养老倾向。二是与原家庭居住地的空间距离和交通便利性。距离越短和交通越便利,老人跨空间养老的可持续性就相对好。

长三角三省一市地缘相连、人文相亲、交通便利。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时间最早,而人口期望寿命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将潜在的养老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养老产业,不仅需要跨区域的供需合作,还需要城乡合作、企业合作、政府合作,并且要有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当前亟需建立长三角养老产业合作发展协调发展机制,包括成立长三角养老产业专业委员会、养老产业协会和联盟,编制产业发展规划,特别需要根据养老产业综合性特点,探索养老综合建设用地性质,通过政策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养老产业跨越式发展和率先发展;研究制定长三角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产品和服务标准,使长三角的养老产业率先进入标准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长三角全域内形成多层次集成化的养老产业发展大数据库;建立具有规划土地、投融资、政策咨询、培训和认证、科研成果发布等功能的长三角养老产业发展的综合交流和研究平台等等。

随着50后、60后这批更富裕人群步入老龄阶段,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基于区域养老产业发展基础,结合养老需求优化养老供给,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长三角养老产业发展正当其时、潜力无限。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激活长三角养老市场蛰伏的发展潜能

朱建江

130多万张床位! 长三角养老服务“家底”公开

本报讯(记者王嘉旖)长三角三省一市养老服务“家底”首次公开。据初步统计,区域内共有7801家养老机构、130多万张床位和10万多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养老合作发展,经市民政局批准,上海市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促进中心日前成立。该中心成立后,将在市民政局指导下,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具体承接与落实养老行业区域合作创新任务,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养老政策研究、行业交流和项目落地。

早在筹备阶段,上海市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促进中心就开始了养老服务一体化的一系列新探索。具体内容包括首次发布《长三角养老服务发展报告》、参与并推动举办长三角首个养老康复辅具联合展示、举办首届养老老人才招聘会、发布首个行业人才培养共享平台等。此外,该中心还参与承接了政府部门的多个养老服务项目,包括长三角养老专家库组建、实训基地开设、异地养老机构遴选、长三角养老频道信息平台维护等。

另据了解,沪苏浙皖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养老服务一体化,并共同拟制相关“三年行动计划”。同时,民间合作步伐也在加快,去年底成立的长三角养老协会联合体已汇集三省一市15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力量。